

銀冰鞋

第一章 漢斯和吉特爾

許多年前，一個晴明的十一月早晨，在荷蘭國（Holland）一條冰凍運河的岸邊，跪着一對衣服單薄的兒童。

太陽還不會出現，但灰色的天空在近地平線處分了開來，而天邊上卻渲耀着晨曦的紅霞。大半的好荷蘭人都還在享受恬靜的早覺；便是那素被尊敬的老司脫浦先生也還在『香夢』酣。那光亮如鏡的河面上，不時有一兩個鄉婦頭頂着滿滿一籃東西，輕掠而過；再不然，一個健壯的男孩，攪到鎮上去工作，當他飛溜而過的時候，對着這抖擻的一對還做一個『鬼臉』。

同時，這一對兄妹，正在下死勁地又拉又扯，分明是在他們腳上繫上一

無疑的不

是溜冰鞋，而只是幾片在底端削窄刨光，鑽上洞眼，扣以皮帶的笨拙木塊。

這一套古怪的工作，便是這位名叫漢斯男孩的成績。他的母親是一個貧

白兒婦，太窮得連

爲她兒女們買溜冰鞋的這一種思想都不曾有過。這種溜冰鞋雖然如此粗陋，然而冰場上卻也銷磨了他們不少光陰；這時候，我們的兩位荷蘭小朋友正在以凍紅的雙手掙扎着結鞋帶——他們嚴肅的面孔低俯到膝端——絕沒有因爲缺少鐵製溜冰鞋而就挫折了內在的滿意。

不一刻，男孩已經立起身來，昂然地兩臂一揮舞，隨嘴又喊一聲「吉特爾，來呀，」便輕快地滑溜到河那一邊去。

「啊，漢斯，」他妹妹悲哀的喊，「這一隻腳還沒好哩。上次趕集的那一天鞋帶將我的腳給磨破了，現在再結在原来的地方簡直受不了。」

「那麼就結得高一點，」漢斯答着也不望他妹妹，只在冰上要了一套奇異的所謂「貓之搖籃」的步伐。

「怎麼能夠呢？帶子太短了呀。」

沒法子，噓了一聲善意的荷蘭式口哨，用文字表明便是女孩子真是麻煩人的東西，他轉身而
來。

「吉特爾，你既然有一雙大皮鞋，再穿這個真是大傻瓜。你的木鞋還要比這好點兒。」

「怎麼漢斯！你忘了嗎？父親將我一雙最漂亮的新鞋扔在火裏了。我還沒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雙鞋已經在烈火裏燒成一團了。穿了這一雙我還可以溜，但木鞋可就不成了。——喂，你小心一點兒——」

漢斯從口袋裏取出一根帶。一面哼着曲兒，一面在她身邊跪下去，他用了他一雙強壯臂膊的所有力量替吉特爾結上冰鞋。

「哦！他痛得直喊。」

漢斯非常不耐煩地突然將鞋帶又鬆開。如果不是他瞥見他妹妹頰上滾着的淚珠，他真要擺出老大哥的架子將帶子對地上一扔，讓牠去。

「我來替你弄——你別怕，」他又猝然柔和起來，「可是我們一定得快點兒，媽媽不久就要

喊我們去的。」

於是他以一種考察的眼光望着他週遭一切，先是地面，然後他頭上的空柳枝，最後，那如今正是藍、紅、黃，各色璀璨成一片的青天。

知道這幾處地點都沒有東西能供給他的需要，忽然他像是計上心來的模樣，眼睛猝然一亮，將頭上的小帽一取下來，掏出夾裏中的碎布，圍成一個平滑的小墊，罩在吉特爾的壞皮鞋頂上。

「嗨，」他一面勝利的喊着，又一面儘那雙麻木手指所能的，迅速地結束鞋帶，「現在緊一點兒可受得住了嗎？」

吉爾特雙脣一緊似乎在說「不管罷，」可是她卻沒說出來。

再片刻，他們已經笑在一處了，他們手挽手地順着河溜下去，決沒想到那冰是否能載得住他們，因為在荷蘭國，普通溜冰都是一個冬天的事。冰結得是那麼堅固，遠不會因為日光猛烈點便單薄或不結實起來，反而一天比一天來得有力，而且似乎還表示輕蔑地閃閃發光。

現在，聽漢斯腳下的聲音，剎剎慢慢他的滑步變得簡短起來，時常猝然中斷，最後便倒臥在冰

上，兩隻腳在空中舞成奇異的樣子。

「哈哈！吉特爾笑着，「這一交攆得真好！但她粗糙的藍色短外套裏卻是跳躍着一顆溫柔的心，縱然她笑着，依然文雅地一拂，便滑到她匍匐的哥哥身旁。

「漢斯，你攆壞了嗎？哦，你還笑哩！現在你來捉我」——於是她一個箭步溜開去，再不咳嗽了，而是雙頰紅潤的，兩眼閃着嬉戲之樂的光輝。

漢斯一跳起身，就來作活躍的追逐，但想捉到吉特爾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她沒溜多遠，冰鞋也開始發出剝剝的聲音。

相信勇氣中還以謹慎爲上，於是她忽然掉轉身子奔到追逐者的膀臂中去。漢斯大喊道：

「哈哈！我捉到你了！」

「哈哈！我捉到你了！」她竭力掙扎自己的自由。

正在這時候，傳來一個明晰而疾急的聲音叫「漢斯吉特爾！」

「是媽媽在喊，」漢斯的面孔立刻嚴肅起來。

這時河道上已經滿耀着陽光了。早晨純潔的空氣，真是非常樂人心意，溜冰者的數目也逐漸增加了起來。想服從命令可真有點爲難。但漢斯和吉特爾都是好小孩；絲毫沒想到要留連一下，他們立即帶結也來不及解開地便褪掉了冰鞋。一個高個兒闊肩膀黃頭髮的漢斯，和藍眼睛的小妹妹並肩走回家去。他已經有十五歲，而吉特爾不過才十二芳齡，他是個結壯，熱心樣子的男孩，有一對誠摯的眼睛，更有那一對眉毛，分明就掛着一個內心優良的招牌。至於吉特爾則比較柔軟而又敏捷；她的脖子裏常有一種舞動的光亮，你再看看她的雙頰，那種白裏透紅的滋潤真像微風裏吹開的紅白花。

這兩個孩子離開冰河不遠，便可以看見他們父母的村屋了。他們母親的高個兒身材，穿着短外套，圍裙，以及緊貼的小帽，正站在門口，遠遠看去就像在圖畫中一樣。便是那村落在一哩之外，然而看起來總會覺得很近的。在那平坦的國家裏，無論多遠處的東西都能夠一目了然；鷄子也和風車一般清晰的確，如果不是那些河流兩岸的長堤和高堆，你可以在荷蘭中部的任何處立定，極目四觀而不見一土墩或山脊。遮住你的視線。

關於荷蘭多堤堆的道理，沒有人能比賓克太太及她所呼喚，喘息跑來的兩個孩子知道得更多了。不過在陳述理由以前，讓我來請讀者先坐在搖椅裏到那遙遠國度去旅行一趟，在那兒你可以看見，或許是平生第一次，一些事情是漢斯和吉特爾每天見慣而你要覺得奇怪的。

第二章 荷蘭國

荷蘭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一個國家。牠應該叫作「古怪地」或是「相反國」，因為牠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與世界其他處相反的。第一層，牠們國家裏倒有一大半土地是在水平線之下。因此爲防止海水的侵入，國家不惜花費巨量的金錢和人工，建築起許多偉大的堤壩。有幾處海岸線，其海水泛濫的時候，更加猛烈，國家也不得不竭力抵禦。逢到堤被衝倒或決口時，那結果常是不堪設想的。這些堤壩都是高大而寬闊，有些堤壩頂上還覆以房屋和樹木。堤壩上他們建有很好的公路，行路的馬匹都可以看見下面路旁的村屋。時常那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骨比房屋的屋脊還高。屋尖上和雛鳥吱啾的食鶴鳥或許覺得牠們的巢窠已經高得出乎危險之外了，殊不知隔岸蘆葦裏喀喀而鳴的青蛙還比她離星更近哩。水蟲兒在煙囪上的麻雀頂上跳躍，便是楊柳樹也低垂含羞，因為牠們的高度還不及隔離不遠處的蒲葦。溝渠、河池、湖、觸目皆是。牠們雖然地勢很高，卻不乾燥，

照耀於日光之下，幾乎佔盡了所有的人工和忙碌，使旁邊開展着潮濕的田地感着不快，人常禁不住要問，「究竟哪一部分是荷蘭——是岸上還是水裏？」那應該在陸地上特有的青綠色，卻偏偏浮在他們的魚池裏。事實上，這整個的國家就是一個飽浸着水分的大海綿。

他們人民的生、老、病死；甚於花園都建築在他們的河船上。一般農屋，都是罩着一個像大帽子垂蓋到眼睛似的屋頂，撐着幾根木腿，那一付神氣似乎在說「如果可能，我們是盡力維持乾燥的。」便是馬匹，因為泥濘中艱於拔足，也都在四蹄套上寬木塊。總而言之，他們國土的任何處都可以作為鴨子的天堂。到了夏天，這兒便是赤足兒童的天下了。戲水，划假船，釣魚，泅水等都是最樂的遊戲。

荷蘭的城市，猛一看，似乎是一大堆的房屋呀，橋呀，禮拜堂呀，船呀甚麼的挾雜在一處，只見脫穎而出的有船桅，有教堂尖頂，也有樹梢。有些城市裏，船隻用來如馬一般地挨家送貨物，運費便從樓窗上授受。母親常常大叫孩子們別在花園門口搖晃，怕給淹死了！水路較公路鐵路更為普遍；水垣作成濠狀，四垣之內常包圍着草地田地花園等。

有時也可以看見很精緻的綠色垣牆；但木製籬笆則少有。至於石頭牆，那荷蘭人一輩子想也沒想過。那兒簡直沒有所謂石頭，只有從別處運來用以防護堤壩的大塊山石。如果實在要說他們有小石子的話，那似乎便全數埋在徑路裏或是全數化盡了。那些有強壯膀臂的男孩子們能從呱呱墮地時一直到鬚眉皓白，都找不到一塊拋水漩兒或嚇兔子的石塊。全國的水路四通八達，論其實水路就是運河。水路也有大小寬狹之分，上自世界聞名之最大的北荷蘭河（North Holland Ship Canal）到一跳而過的小河，莫不俱全。水汽車，他們叫作 stoomschuiten，也不斷地上來下往，予行路人以便利；更有水貨車，專門運輸薪炭及貨物的叫作 pakschuiten。沒有我們鄉村裏的平曠綠野，但展伸於田畦、至牛棚、牛棚又至花園間的各處運河卻也浮泛着一片濃綠，至於他們的田地簡直就是一片抽汲乾涸的大湖。幾條最繁盛的大街在水裏，而很多鄉村公路反而鋪上磚塊。說到那些行駛於城裏的船隻，船尾一圓起，船頭一亮起，兩旁邊又畫上那麼多五色繽紛的圖畫，簡直是日光之下所絕無僅有的；而那有一根彎曲旗桿的荷蘭馬車更加是神祕中的神祕。

樂觀者一定會說：「有一樁事是很滑稽的，居民永遠不會感到乾渴，水是不成問題的。」誰知

又不盡然，古怪地仍然是古怪的。不管海水之躍躍欲進，湖水之掙扎欲出，河，渠，溝，塘之盈盈欲溢，然而有幾個縣分卻無水可飲；我們這些可憐的荷蘭人只好乾着度日，以酒解渴，再不然深入內地到友特克（Utrecht）或其他有水的地點去取那點滴杯水。的確，有時落雨時，居民也能有一度暢飲，然而那種作美的時候卻不多。

鄉村裏，大葉翅的風車所見皆是，其情形猶如剛落下的大羣海鳥。你在任何處都可以看見最奇異可笑的樹木，其主幹上常塗成目迷心眩的白、黃、紅各種色彩，採舞成最奇怪的姿態。馬常是三匹並駕而齊驅。談着走着的人、婦人、小孩都穿着沒有後跟的木鞋；鄉村女子沒有愛人時，便出錢僱男子陪伴自己趕集去；運河岸上往往夫妻二人很親密地雙雙拉着貨車到市場去。

荷蘭還有一樣特點便是沙土墩。有幾處海岸線簡直多得不可勝數。在上面未種植物以低壓之以前，這些土墩往往成功大風沙，侵害到內地去。於是乎，奇上加奇，有時候農夫們竟在沙墩下掘尋他們的土壤；到了颶風之日，沙土便像雨點似的吹落在田裏，在陽光下不到一星期都又變成潮濕的。

另一方面說，荷蘭的多少奇異之點，正證明他們人民的儉樸和保守之能力。別小睹這潮濕漏水的小國家，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度能有比他們更豐富或耕作更精緻的花園。也沒有什麼種族能比這安靜，沉着的人民更勇敢更英雄的。關於發明和創造，很少國家可以望其項背；同時也沒有人可以在商業、航海、學識和科學各方面駕乎他，——也沒有任何國家比他在推進教育及公共慈善事業方面作出更高貴的模範；而在國度大小的比例上說也沒有誰比得過他在公共事業上所耗費的金錢和人工。

荷蘭有他高貴顯耀男女的光榮歷史；有他一切堅忍，抵抗，和勝利的偉大記錄；有他的宗教自由，他的榮譽冒險，他的美術，音樂及文學。人家稱之爲『歐洲之戰場』的確不錯，同時我們將他當作世界的孤兒院也不爲過份，因爲各國的被壓迫者在他們那兒總能找到蔭蔽和鼓勵。

據說荷蘭至少有九千九百架大風車，其蓬葉的長度從八十呎到一百二十呎。這些風車用來爲鋸木材，捶生麻，磨麵粉以及其他工作；但最主要的功用還在吸抽低地的水而灌入運河，同時導引着那常能危及全國的腹地的泛濫。據說此項消費每年在一千萬左右。大風車的能力較小者爲

大。那種龐大的圓形塔身往往建築在工廠的中間，大塔上面又加一個小的，愈高愈小，成功圓錐形，很像一頂小帽。上層塔的落基處環以一圈洋台；最高處，輪軸中便轉着四片極大，背後有有梯的蓬葉。

很多風車還是原始的工作，不免笨拙不靈，但有些新的卻實在不錯。在他們奇妙的設計下，那些風車竟給他們造得巧奪天功，使用如意。換一句話說，那位風車看守人儘管可以放大膽睡他一覺，他拿準那風車會自己趁風就動的，不用別人費事。只要空氣裏稍爲有點流動，那每一葉蓬翅就會自工轉動起來；但大風猛襲時牠們反而像含羞草葉片般地拒絕進攻，轉動得不甚利害。

關於修理堤壩，以及整理水位，每年要花到百萬以上的金錢。如果這些重要的責任稍爲忽略一下，那全國就要成爲不可居人之地。像我上面所說的，因爲一部分堤堆的潰決，已經產生過最慘酷的結果。多年來被海水衝決的村鎮，何止百數，喪失的人民當在百萬之上。最慘痛的一次便是在一千七十年²¹⁶的秋天。在那以前，荷蘭雖也有二十八次劇烈的水災，但這次卻可算爲空前。

在春天，特別是冰雪溶解時，爲荷蘭腹地泛濫的最大危險期，因爲河道中挾湧着冰塊，有時不

及流到海洋便氾漲起來了。除此，海水也偏在此時向堤壩拍擊，所以無怪乎這時候的荷蘭人無一不是提心弔膽。絕大的戒備施行着以防意外。沿着一切危險區駐守着一切工程師和工人，最危險處更加以日夜的看守。當危險信號一發之後，所在地的居民無不爭先恐後，一致來抵禦那公共的禍害。像各處一樣，他們認為草是禦水的最好工具，當然荷蘭也就用以來抵禦洪流。以巨大的草墊和以黏土及石塊壓覆在堤壩上面，果然海水便衝不破了。

賓克·洛夫·漢斯和吉特爾的父親，便在這種堤壩上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有一次，在可怕的潰決中，他正在最危急的一處值夜，其時雨雪驟至，便從看台上跌下來，擡回家時已經人事不省。從那時候起他就不會再工作過；雖然仍舊活着，然而腦力和記憶都已失去了。

吉特爾已經不能記起她父親昔日的體態，只覺得他是個陌生、靜默的人，一雙眼睛永遠空洞無神地望着她；但漢斯的回憶中還存着一個熱情和悅聲音的父親的影像，他永遠不厭倦地將他扛在肩上，又隨意唱着歌，至今在清夜夢醒時還能記起那種回響。

第二章 銀冰鞋

賓克太太以種菜、紡織、縫紉掙極少的錢來維持一個家庭。她也曾經一度在運河道上的船裏做事，也不時和其他的婦人拽拉貨車。但漢斯長成強大之後，便一定要求母親退休，一切都歸自己擔任。再有，她丈夫近來又越發不佳，整天也實在離不了她的服侍和照顧。漢斯雖然還是小孩兒心理，但長得卻非常強壯而且很熱情，因此賓克太太有時卻也不易管束他。

有時她愛這麼說道，「啊！孩子們，他是這麼好這麼堅定的人，聽明得和律師一樣。甚至於縣大老爺也要停下來問他一兩個問題，而今，唉！連妻子兒女都不認識漢斯，你總該記得，從前你父親沒病之前，是個極其勇敢的人——可不是嗎？」

「怎麼不記得，媽媽，他甚麼事都知道，而且天下沒有一件是他所不能做的事——再有，他唱的倒有多好，你不是常笑他說風車也給他唱得跳舞起來嗎？」

「可不是嗎。嗨！這孩子的記性倒有多好呀！吉特兒，我的孩子，快將你爸爸手裏的那根縫針取下來；沒準兒他戳了眼眼睛，再代他把鞋子穿起來。他的脚常是凍得像冰塊子似的，然而我又沒有能力穿得他更暖和點——」於是半嗚咽半呻吟地，賓克太太便又坐下來，旋起紡機來作紡紗的工作，一屋子裏只聽見紗輪轉的聲音。

幾乎所有戶外的的工作以及家庭瑣事都由漢斯和吉特爾包辦。一年中在某一定的季節裏兩個孩子便天天出去檢泥炭，堆集成方塊作爲冬天的燃料。除去檢炭的時候之外，有時家事完畢之後，漢斯還額外出賣點零物，一天掙幾分錢；吉特爾也替隣家照顧鵝鴨，以得微資。

漢斯對於雕刻木塊特有天才，而他與吉特爾又都是園藝大家。吉特爾既擅歌又精針黹，更有蹶高蹶一椿本事，附近一哩內沒有誰比得過她。她能夠在五分鐘之內學會一首民歌，四季的花草，她都能應聲而名，不費躊躇，但她卻最害怕書本，只要一看見學校裏有字的黑板，她的眼睛便得閃灼不停。漢斯的性情卻與他相反，比較緩慢而穩定。不問是讀書，是每日的工作，總是愈難他愈歡喜。男同學們只好在學校門外笑笑他的衣着襤褸，然而班上幾乎各料的榮譽都只好全部讓他享受。